

大众周末

历史影像



红军时期长征路上腊子口战斗中袁美义缴获的高级军官文件包。



1950年6月在二野十一军万县(现重庆市万州区)休养所,袁美义与妻子、三女儿、长子、次女儿及保姆合影。



袁美义1958年在德州吕家街小学给学生作长征报告。



袁美义被评为德州市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“为民族解放作出突出贡献英雄人物”。

周末人物 红星照耀中国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

老红军袁美义今年一百岁了，仍能激昂咏唱血战剑门关的歌谣。他说，快走出草地时，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眼前一黑就晕倒了。一支支队伍从身边走过，一个声音说：“又一个！快拿铁锹来。”说着开始掩埋。“我还没死呢。”“没死怎么不吭声？”“没有力气了。”

袁美义：我是长征红飘带上一抹红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徐亮

编者按

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”毛泽东的这首《七律·长征》，对很多有年纪、有阅历的中国人来说，无论是歌唱、吟诵，或是默读，都会引发出一种豪情满怀的激昂。

1934年10月开始的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，至1936年10月止，行程达两万五千里。长征途中，红军表现出了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、坚定的信念。毛泽东总结长征的伟大意义时说：“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长征“向全世界宣告，红军是英雄好汉”。他说，“中国共产党，它的领导机关，它的干部，它的党员，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。”80年后的这一伟大壮举，在今天，在地球变成“村”、信息分秒之中成为海量的今天，有着怎样的启迪意义？

被现代生活裹挟前行的人们，身处富饶舒适之中，心却常常焦虑空虚，几多人会静思，在历史不远的“长征”，正是一座营养丰富、精神宝库——乐于吃苦，不惧艰难。百折不挠，自强不息。善于团结，顾全大局……

我们把目光投向80年前，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与“长征精神”对接，加快我们的脚步，坚定前行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
自今日起，本报开设“红星照耀中国”专栏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，敬请读者关注并提供新闻线索。

义的心里。

双手堆起战友的雪仗

“毛主席来了！”“中央红军来了！”

1935年6月，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小金县达维小镇，一时间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红军。朱德、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了。

在经历了太多艰险、太多苦难、太多残酷的战斗以及太多的伤痛和牺牲之后，红军官兵们十分珍惜胜利所带来的欢乐，大家都热切期盼双方会师后，尽快结束困难的局面。然而，袁美义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却感慨：“更艰难的时期到来了。”

1935年8月上旬，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，重申了集中红军主力北上，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会后，红军总部决定将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，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、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，由卓克基经阿坝北进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、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，由毛儿盖经班佑北进。

然而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，宣扬“只有大举南进，消灭川敌残部，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”。袁美义所在的左路军，前后有三次爬雪山、过草地的经历。翻越夹金山，在袁美义看来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为艰险。

“夹金山，夹金山，鸟儿飞不过，猿猴也难攀。要想越过夹金山，除非神仙到人间。”红军要征服的正是这座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山。

“当红军队伍到了山脚下后，首长就动员大家说，要做好翻越大雪山的一切准备，要求每个人都尽量地买酒、买生姜、胡椒等能驱寒强身的物品，可是这一带人烟稀少，这些物品很难买到。”据袁美义回忆，当时，侦察员找回来的通司(翻译)分头到各连队去介绍情况，他们说：“雪山海拔4000多米，高耸入云，从山脚下到山顶上30多公里，山腰云雾缭绕，看不见山顶，每天下午则狂风怒号，大雪飞扬，天昏地暗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大风刮跑。山上的天气很特别，山下很热，山上很冷，就像两个天地，走到半山腰以后不能快走，不能不走，不准坐下来休息，上山不要唱歌，不要讲话，走路要跟着前人的脚印走，不要自己开路。”

通过和当地老乡交谈，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、寒冷、缺氧有了一些了解，但现实比想象更为残酷，高耸入云的雪山严重消耗着他们原本就已经有限的体能，有的战士在雪山上停下来休息取暖，却很快被冻僵，还有的一不小心踩偏路空，就摔入万丈深渊。

在风雪中，小个子袁美义拽着大个子战友，沿着前头部队踏成的一条雪道前进。在这千万双脚踏成的雪道两旁，静静地安眠着数百位红军战士。他们的尸体冻僵了，袁美义和战友一起，用双手为他们筑起了高高的雪仗。

在离山顶还有200米左右的时候，空气更加稀薄，袁美义感觉呼吸几乎要停止了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好像3天没吃东西一样。有的战士头晕目眩，一步一停，一步一喘，大家互相搀扶着，拼着全身的气力，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。

终年冰雪不化的夹金山，终于走过去了。在艰难险阻的长征路上，红军战士们又攻克了一关。袁美义回忆：“走下山来，忽然刮起狂风，太阳被厚厚的乌云挡住，昏天暗地。接着一阵急雨，雨中夹杂着冰雹。不一会儿雨止风停，太阳又恢复了原来的光亮，我们就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，把那高高的雪仗远远地留在后面。”

差点被活埋在草地中

翻过雪山，还有吃人的大草地虎视眈眈。草地沼泽遍布，看上去好好的路，一脚踩下去就可能再也上不来。天气也十分恶劣，一会儿是狂风暴雨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夹着冰雹，把人浇得透湿；一会儿是烈日当头，骄阳似火，把人晒得几近脱水。草地上的路，被红军称为美丽的陷阱，远处望去绿油油的茫茫草原，只是没有成群的牛羊，处处向人们昭示着这里的可怕。

1936年7月，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草地，与前两次相比，此次路程更远，时间更长，途经绥靖、丹巴地区，人烟少，粮食本来就少，加上大部队伍往来几次，筹粮更加困难，红军战士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。

一进草地，大家先是吃野菜、野蒜叶。袁美义一直记得，朱德总司令教战士们辨别树叶野草的方法，他说：“同志们尝遍野草，酸的不要，苦的不要，不酸不苦味道好的要。”不几天功夫，这些东



百岁英雄袁美义近影。陈巨慧 摄影

西都吃光了，随后便吃起草草根来。由于没有经验，很多战士中了毒。

野草吃光了，红军只好离开草地到附近大森林中去找野果子，打野食。

不久，红军不但把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粮食吃光了，而且附近山上、地里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。此时，再跑到很远的地方弄粮食已经不可能了，四处都有敌人重兵封锁，人少不敢走远，人多出外弄来的粮食还不够路上吃的，就连首长的马也被吃光了。

没有粮食，英勇的红军战士不得不把腰带、枪带、马鞍皮拿出来，甚至到各处垃圾堆里去找群众废掉的破皮鞋来充饥，维持生存，坚持斗争。有时，前面部队吃了玉米很难消化，大便后会留下一些没消化的玉米粒，这样的东西也被后面部队洗掉吃掉了。

比粮食更为珍贵的是咸盐。袁美义回忆，部队从四川带来的盐巴每人分指头大的一块，用布包着，用火柴盒装着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拿出来用舌头舔一下。有的红军战士盐吃光了，吃不到盐，身子软绵绵，没有力气。“那些上山、渡河摔死、淹死的同志们，恐怕与没有吃盐，身上无力有很大的关系。”袁美义说。

吃野菜、野草，导致食物中毒不断发生，加上长期生活在风霜雨雪之中，战士中的病员大大增加，在劳累与病痛的折磨下，许多红军战士结束了他们革命的征程。

担任卫生员的袁美义比普通的红军战士更辛苦，有的战士不小心、擦伤了，摔破了，他就跑前跑后地给战士们包扎、绷带用完了，他就自己从裤子上撕下布条。自己的衣服袖子磨破了，他也从裤子上撕下一块补上。就这样，袁美义的长裤变成了短裤，裤腿上布条飘飘。

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，袁美义突然感觉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，眼前一黑就晕倒了。朦胧中，他看到红9军、30军、31军的军旗都过去了，感觉自己可能永远地留在草地上了。不知等了多久，收容队过来了，只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又一个！快拿铁锹来。”说着就拿起铁锹开始掩埋袁美义。

“我还没死呢。”
“没死怎么不吭声？”
“没有力气了。”

收容队的战士拿来水，问袁美义有没有盐。当时他的兜里还有一点盐，但那是给伤员的。收容队队长不容分说，拿出来对上水，说：“你现在就是伤员！”又给了他两个菜团子。在他们的搀扶下，袁美义走出了草地，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。

在茫茫的草地上，红军艰难行进，但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了：红军战士千军万马，一条心，一股劲，向着北方，向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！

长征精神宣讲员

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，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，在古城会宁会师。

1937年8月，袁美义所在的红31军被改编入八路军129师。因野战医院里的伤病员渐渐增多，医院扩大，袁美义被调到医院四所任护士班长。

1938年9月，日军对根据地疯狂扫荡，从火线上下来的伤员大量增加，培养医护人员势在必行。于是，袁美义被选派到卫生部党校学习。

1940年3月，毕业后的袁美义被分配到129师386旅772团卫生队当医生。后经旅长陈赓推荐，袁美义被派到卫生部任医师。“邓小平当时担任129师政委，他身体很好，我和他接触少一些，刘伯承因为有一颗眼睛是假的，我每天给他换药、洗脸。”袁美义曾这样说。

1944年11月，袁美义在河南省林县东窑镇一役中左眼负伤。1946年3月才在河北省邢台医院手术摘除，并安装了义眼。

1955年，袁美义到德州离职休养，成为一名长征精神义务宣讲员。他应邀到很多地方和单位作长征报告，截止到1985年，讲次共369次，时长687小时，有10万人次听过他的报告，追忆和敌人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，传扬红军精神。

袁美义曾在回忆长征之路时感慨：“长征是地球上一条永远飘扬的红旗带，这条红旗带把长江与黄河这两个民族发源地紧密地联结起来，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旗带不仅属于红军，而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。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对长征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和回忆。我就是那条红旗带上一抹红！”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

“风吹雨打雷打闪，红军打开剑门关，各路军勇如山倒，我随红军出四川！”

2016年3月25日，在位于德州市德城区的家中，刚刚度过百岁寿辰的老红军袁美义，用四川话慷慨激昂地诵出这首在他脑海中几十年的歌谣。泛起的泪花在记者的眼眶里凝结。

袁美义1916年3月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县(现广元市旺苍县)袁家湾村，1933年3月参加红军，曾三次翻越雪山，穿过草地，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身经百战。岁月的车轮缓缓碾过，年事已高的袁美义因腿部骨折长期卧床，听力严重退化阻碍了他的正常交流。采访老人时，记者在他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话，请他讲述长征故事，他只是“嗯嗯”点头，或重复一遍问题关键词。直到听到“夺取剑门关”这场他最引以为豪的战斗时，老人才终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但百岁老人的回忆终究是片段化的，在一直照料老人的儿媳刘先凤的讲述，和老人早年影音资料的辅助下，袁美义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。

后方忙碌的红小鬼

1933年1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、陕西交界处的大巴山。

袁美义的家乡就在大巴山的环绕之中。据袁美义回忆，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造谣：“红军全身长着红毛，头上长着红毛，青面獠牙，见到老头儿老太太就杀，见到小孩抱来就活活地吃掉。”老百姓害怕，纷纷躲到山上去了。

3天后，红军真的来了。一位红军战士大声向村民喊话：“老乡们，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，我们都是劳苦大众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可以出来看看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长有红毛，是不是青面獠牙？”红军接着讲：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，我们也是穷人出身，我们不会伤害老百姓的，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，给老百姓分田地、房屋。”

袁美义之前从没听说过“无产阶级”这个叫法，便问红军：“什么是无产阶级？”“无产阶级就是没有田地，没有房屋，也没有饭吃的人。”听红军这样解释，袁美义心想，这不是和自己一样吗？

袁美义家境贫寒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地，父亲给地主扛长工，母亲给地主看小孩，哥哥在外面当纸糊匠学徒。袁美义8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一年忙到头，地主分文不给。这不就是无产阶级吗？

想到这里，袁美义就试着问：“我就是无产阶级，我想参加红军，你们要我吗？”一位红军首长笑着说：“小鬼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17岁的袁美义鼓足了劲大声回答：“我18岁了。”“行，我们欢迎你！”就这样，袁美义成为了一名红军小战士，踏上了自己的红色征程。

袁美义被编在红四方面军第31军，成为了一名通讯员。穿上军装，第一次摸到枪，袁美义心里高兴极了，第二天就投入到军事训练中。但是由于个子太小，枪太重，袁美义训练起来非常吃力，特别是在训练刺杀时，枪刺经常戳到土里，连里的干部看到后就说：“这个小鬼不能扛枪，不能在前方打仗，叫他去后方服务。”

袁美义一听急了：“我不去！我当红军就是为了扛枪打仗，打倒土豪劣绅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。你叫我到后方当副手，不能打仗，我怎么能去啊？”

这时，连里的李指导员过来跟袁美义谈心：“小鬼，怎么了？到后方服务也是一样为革命嘛！我问你，我们的战士在前方打仗受了伤要不要治疗，要不要有人为他们服务？”袁美义听指导员说得有理，就接受了部队的安排，调到后方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员。

居于后方，袁美义的工作非但不轻松，反而很忙碌。由于人手较少，伤员较多，袁美义从早上就开始忙活着给伤员上药、换药、护理，一直到晚上也不能停歇。当时绷带比较紧缺，需要重复使用，袁美义还要清洗换下来的绷带，待晒干消毒后继续使用。如果碰上阴天下雨，还要用火将绷带烤干。

有一次，一个战士腿部受伤，连骨头都露在外面，由于缺少好的止痛药和麻醉药，伤员只能自己忍着痛。袁美义给他换药时，尽量轻轻地小幅度地活动他的腿，但他还是疼得骂了起来。袁美义感觉很委屈，心想，自己一天本来就够累了，还要挨骂，就决定不干了。这时，医务主任批评他说：“你在这儿流的只是汗，而这些伤员身上流的不只有汗，还有血，你的身上有一个窟窿吗？你看他们的身体上，有多少枪眼和刀伤？”从那以后，袁美义再也不喊累了。



1955年4月袁美义于青岛留影(左)。1988年中央军委颁发给袁美义的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(右)。

半年后，袁美义被选中到军部教导队当卫生员，终于又从后方来到了前线。

教导队平时要保军部首长，战时要打仗。据袁美义回忆，教导队是军部的骨干，队里有团、营级干部，最小也是班级干部，武器装备好，打仗经验丰富，每次打仗，教导队都被派去啃硬骨头，专打攻坚战。“我虽然是做卫生医疗救护工作的，但是也要参加战斗，背着急救包，既要为军部首长服务，也要救护战斗中受伤的同志。”

剑门关上拼刺刀

1935年3月，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，以强渡嘉陵江拉开了长征的序幕。红31军军长王树声率先头部队渡过江后，逆流而上，一举攻克险峻要阵地火烧寺，击溃江防守敌刘汉雄部一个旅后，直扑剑门关。

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剑阁县城东北30公里的大剑山上，是横跨剑阁、昭化之间的著名隘口。只见关内外地势北高南低，七十二峰如剑戟直刺青天，断崖峭壁直插云霄，绝壁之上开了一个如剑削斧劈的隘口，中间只有一条人行道贯通南北，故称“剑门”，享有“剑门天下险”之誉，以“天下雄关”而著称。唐代大诗人李白看过剑门关后，也在其《蜀道难》中写下了“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著名诗句。

扼控川陕要道的剑门关，是敌人江防的重要支撑点，“一关失，半川没”，“打下剑门关，犹如得四川”之说。

剑门关守敌为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28军刁文俊部的3个团，他们在剑门上修筑了大量的明暗碉堡，依托险要地势进行防守。刁文俊口出狂言：“就算他红军能渡过嘉陵江天险，也插翅难飞过我的剑门关。”为确保不失剑门关，刁文俊专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了四万块银圆囤积在关口阻击阵地上，叫嚣：“勇者赏退者杀。”

当地老百姓劝诫红军：“你们不用打了，剑门关两边都是山，中间是一个两米厚的铁门，里面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。”

王树声斩钉截铁：“红军没有拿不下来的地方。”

红军很快摸清了地形：剑门关地势的特点是北高南低，如果从北面进攻，这道雄关就起到了天然屏障的作用，易守难攻；如果从南面进攻，不仅相对容易，而且挡住了敌人的退路。川军据剑门关向北组织防御，不料红军用兵打破历史常规，从剑门关南面渡江后一路杀过来。

4月2日拂晓，扫清剑门关外围之敌后，红军

从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朝关口守敌包抄而来，守关之敌已经成为瓮中之鳖。

上午11时，攻打剑门关的总攻开始了！蒙蒙细雨中，红军向剑门关主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，川军居高临下阻击，火力异常猛烈，红军的前锋攻击部队伤亡不断增加，战斗却没有进展。红军炮兵连的迫击炮开火了，但由于炮弹少，炮手多是不懂技术的人，炮弹打不中目标，纷纷举手投降。”袁美义曾这样讲述。

王树声十分焦急，把炮兵连连长叫了过来：“敌人已经集中在主峰阵地上，那是集团工事，你的炮弹就打敌人的工事里打。”

“我亲自上去打，保证打准，请首长放心！”炮兵连连长语气坚定。

“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发炮弹？”

“还有10发。”

“我命令你每三发炮弹必须有一发准确地落在敌人工事里，压制住敌人的火力，掩护预备队再次发起冲锋。”

炮兵连连长一路小跑回到了炮兵阵地，推开瞄准准手，亲自吊线瞄准。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一发迫击炮弹在敌人的工事里炸开了花。红军从土坎后面犹如掀起的巨浪一般猛烈冲出，喊杀声响彻剑门关山谷。

这一刻，大雨突降，山谷中升起一团团雨雾，血腥的战场上一片迷蒙。

作为卫生员，袁美义忙得不可开交，他不仅要给伤员们包扎，还要把伤员背到安全的地方。

打到黄昏时分，敌人的防护线就全部动摇了，纷纷向剑门关的关口逃命。敌人哪里知道，关口早被红军用机枪封锁了，敌人无路可走，只好返回和红军决一死战。双方展开了白刃战，拼起了刺刀。

“我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于是在战场就地拾起一支步枪上好刺刀，也和敌人拼杀。当时双方的刺刀大刀的撞击声和同志们的喊杀声震撼山谷，大约拼了半个小时，敌人就招架不住了，纷纷举手投降。”袁美义曾这样讲述。

敌军主力团团长杨传云让人将那四万块银圆抬出来，一面用手枪向外撤退的士兵射击，一面把箩筐里的银元往外扔。在卫兵的护卫下，杨传云爬上崖顶，看见关口前面的山路上杀声四起，红旗飞舞。杨传云无路可走，一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。

4月2日黄昏，剑门关战斗胜利结束。红军战士唱起“风吹雨打雷打闪，红军打开剑门关，各路军勇如山倒，我随红军出四川”的歌谣，士气大振。这首歌词也深深地镌刻在袁美